

新中国第一批“空姐”如何选出



王竹报

新中国成立之初,我国民航系统还没有空中乘务员这个职务,只有飞行员。在长途飞行中,只有报务员会抽空为乘客倒水,其他航班上基本都没有专职的服务人员。直到1955年下半年,新中国民航首次招收空中乘务员。考虑到民航乘务员的工作性质,此次招收空乘一律由各学校推荐品学兼优的应届初中女毕业生,而不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。经过层层挑选,最终选定了18位女学生,新中国第一代“空姐”由此诞生。

这18位“空姐”每人都肩负着大量的乘务任务。外国友人、党政要员都曾向她们贴心服务下,度过愉快的空中旅程。最让她们难忘的,要算执行首长专机的任务。

周总理夸她聪明细心

今年72岁的王竹报在1957年至1967年间,多次执行周恩来总理的专机任务,陪同周总理飞遍了全国数十个城市。据她回忆,一次,飞机在平稳地飞行,总理坐在小桌旁阅读文件,放在桌上的茶杯有时与发动机的旋转发生有节奏的共振,茶杯与托碟之间发出咯咯的响声。

王竹报注意到,总理几次将目光从文件转到茶杯上,她知道这不协调的声音破坏了机舱的宁静,影响了总理的思绪,于是就拿来一块小毛巾,垫在茶杯与托碟之间。杂音消除了,总理满意地点点头,对王竹报说:“小王,你很细心,又很聪明,服务工作就应这样,要善于观察,要分析研究旅客心理,把服务工作做在旅客提出要

求之前。”

她“轰”毛主席下飞机

郭桂卿也是新中国第一批专机服务员,在专机上工作了近20年。毛泽东第一次看见她,就问作陪的空军副参谋长何田一:“她是谁呀?”何田一答道:“空中服务员。红色空中小姐嘛。”当毛泽东得知她叫郭桂卿时,风趣地说:“郭桂卿,男娃的名字嘛,我看叫郭子仪吧,知道郭子仪吗?看过《打金枝》没有?郭子仪可是位民族英雄啊!”

上世纪60年代,毛泽东在飞机上经常捧着书本学习英语,有一回飞机停稳后,他竟全然不知。同行的人不忍心打扰他,坐在旁边静静等待着,半个小时过去了,毛主席仍旧紧锁双眉,嘴唇不出声地动着,边看边读。可是那次偏偏有当地领导人到机场接他,他们等在飞机下焦急地踱来踱去,郭桂卿就开口提醒:“主席,我们已经落地了。”“嗯?落地了。”毛泽东看了看窗外,慢慢合上书,欠身起来,“好啊!轰我走啊!”“不是我轰您,是下面首长都等着您呢。”郭桂卿解释道。毛主席也不接她的话茬,自顾自地继续说:“也不留我们吃饭,小郭真是小气,不留我们吃饭我们就走吧。”

首批“空姐”多嫁飞行员

1956年4月,马鸿志作为第一个拿到护照的“空姐”开始飞中缅航线。中缅航线是我国开辟的第三条国际航线。

航线虽然不算太长,但大小总是国际航班,不论旅客多少,也总有国际友人。

一次,马鸿志为缅甸的一个议会代表团服务,其中有一名缅甸的议员对马鸿志产生了爱慕之情,送给马鸿志一对耳环。因为有纪律规定,当时马鸿志就委婉地拒绝了他。后来这个议员通过其他人转达他的意思。马鸿志不愿意与外国人谈恋爱,于是机长以马鸿志已经有男朋友为由拒绝了。

当时对第一批“空姐”有一条不

成文的规定:必须参加飞行两年后才能谈情说爱,至于结婚,需要组织同意,并经过严格的政审,才能决定是否通过。

当时民航飞行队从空军调来一批飞行员,按年龄他们都该结婚成家了,这批女乘务员自然就成了他们关注的目标。18名“空姐”中15个人嫁给了飞行员。

首位维族“空姐”玛丽娅

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民航变化最大的时期,民航从空军的一个特殊部门发展到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行业,空中乘务员的角色定位、服务理念、服装服饰也发生了巨大变化。

1978年,民航公司成立,在新疆选拔空姐,年仅15岁的新兵玛丽娅被选中。玛丽娅穿着军装走进客舱,成为新疆第一代少数民族空姐。玛丽娅在南航新疆分公司服务了整整30年。

由于最初乘机的旅客层次比较高,服务程序比较简单。玛丽娅在空中服务的服装就是军用棉大衣,大头鞋。苏式里-2飞机密封性不强,噪音较大,飞往克拉玛依时,飞机飞得高度较低,客舱没有增压,夏天时机舱内温度与外面都在35摄氏度左右,热浪滚滚,机上所有旅客都被颠簸得呕吐不止,面色惨白,可乘务员还要强忍不适,咬牙为旅客送水。飞机上配备的食品就是糖果和茶水,在当时已是“奢侈品”了。

按选空军标准选“空姐”

1979年,中国民航脱离空军代管,民航沈阳管理局正式成立,也招收了第一批由地方上公开招聘的,没有军籍的“空中小姐”。她们掀开了中国民航服务史上崭新的一页。

今年51岁的刘淑娟还记得,当时几乎是按照选空军的标准来选空姐的,考核时要经过目测、笔试、政审等多个环节,尤其对体质的考察比现在要严格许多,身上不能有疤痕,脸上不能有痘痘。上世纪80年代初,我国使用的是飞行中机身颠簸剧烈、客舱内煤油味重的机型。经过长期



周总理和第一批“空姐”合影



马鸿志在飞机上为旅客服务

的军事化训练,刘淑娟才适应了空中的平衡。当时空姐们穿着8厘米高的高跟鞋,为乘客递送玻璃瓶饮料和小包装香烟。这些在今天看似简陋,甚至违规的服务,在当时是最标准的。

1979年8月25日,民航北京管理局派往日航学习的乘务员一行10人到达东京,这是中国民航首次派乘务员去外国航空公司学习。在学习期

间,代表团的团员们看到日航豪华、现代化的空姐训练中心,心中很受触动。回国后,她们在一间简陋的教室里,摆上几排从飞机上淘汰下来的座椅,建成了模拟教室。在小小的模拟教室,王竹报和同行姐妹们,用自己的心血把中国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,乃至数以千计的空姐送上了广阔的蓝天。

摘自《河北青年报》

电视文学剧本·连载·

布衣将军

(节选)

王尚林

策 划: 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
 文学统筹: 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: 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
 撰 稿: 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撰稿: 梁祖文

40. 豫皖苏军区驻地。
 魏凤楼把刘汝明来信交给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和政委吴芝圃。张国华笑着说:老魏啊,看来,国民党、蒋介石是巴结不上你了,撵着给你送中将军衔、军长、省主席一顶又一顶的官帽子,你都不予理睬啊!

魏凤楼:我说张司令、吴政委啊,这几十年来,对国民党、蒋介石俺算是看透了,好不容易找到共产主义这条光明大道,俺怎么也不会再倒着走啊!

吴芝圃深有感触地说:我们中国共产党到底有多么伟大,看看咱们的魏凤楼同志就知道了!

41. 鹿邑县枣子集山西商会会馆,豫东纵队魏凤楼司令部临时驻

地。
 魏凤楼召见鹿邑县长张笑南。张笑南:魏司令,哪股风把您吹到俺这一亩三分地上啦?
 魏凤楼:是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的风啊!

张笑南:魏司令,这枣子集位于鹿邑、亳州和商丘的结合部,离徐州不远。驻扎在江苏徐州的国民党新五军势力虽然到不了这里,但是最近一个时期,他们的飞机不断到这一带骚扰,司令可得注意了。
 魏凤楼:在张县长这一亩三分地的地盘上,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喽!再说了,据可靠情报,炸我魏凤楼的炸弹还没制造出来啊!

魏凤楼与张笑南相视大笑。

42. 豫东纵队临时驻地魏凤楼住

室。

夜深了,油灯下,魏凤楼披衣站立窗前,望着窗外的寒星弯月,眼中不断浮现如下情景:

魏凤楼带领豫东纵队健儿艰难地行进在黄泛区大地上;

豫东纵队战士在芦苇丛中伏击敌人;

黄泛区人民喜气洋洋,搞土改,分田地,欢迎子弟兵……

43. 鹿邑县枣子集。

天亮了,化了装的魏凤楼走访村里的穷苦人家。

44. 鹿邑县枣子集豫东纵队临时驻地魏凤楼住处。

魏凤楼回到住处,正在写黄泛区考察报告,警卫连长刘尚飞走了进来:报告首长,外边有个叫王甲志的老乡,说有重要情况,要当面对您谈。

魏凤楼:哦,老乡主动来谈情况,快请他进来!

刘尚飞:是!

王甲志四十来岁,瓦刀脸,佝偻腰,罗圈腿,最明显的特征是只有一只胳膊。他一进门,就掏出香烟笑嘻嘻地递到魏凤楼脸前:嘿嘿……长官,请抽支烟。

魏凤楼把他的手挡了回去,皱了一下眉头:唉,不要叫什么长官,我们兴叫同志。

王甲志紧盯着魏凤楼的脸:是……是……叫同志。卑人贱名王甲志,以卖纸烟为生。刚才我得到了一个重要情况,特来向您报告。

魏凤楼指了指椅子:哦,啥子情况,快说吧!

王甲志点点头,半拉屁股挂住椅子,诡秘地说:枣子集的保长罪大恶极,贵军到来之前,他逃跑啦。刚才葛店有个卖菜的来买我的烟,说是他见那家伙藏到葛店他老丈人家里啦。长官,不,是同志,葛店离这儿十来里路,派几个人去就能抓住他!

说话间,王甲志的目光一直没离开魏凤楼的脸。

魏凤楼打量了王甲志一眼:嗯,老乡,你提供的情况很好,谢谢你啦!

王甲志:嘿嘿,不用谢,贵军是仁义之师,专门为穷人伸冤报仇。我给贵军提供情况,是应该的啊。

魏凤楼:老乡,你还有啥子情况要说吗?

王甲志:嘿嘿,没啦。多有打扰,告辞啦!

魏凤楼坐在桌子前,眼前闪现着王甲志那一对贼溜溜的眼睛,陷入了思考。

45. 鹿邑县枣子集豫东纵队临时驻地。

刘尚飞走了进来:报告首长,外面又有一个老乡说他有要紧事,要亲自见你。

魏凤楼:嗯,叫他进来!

一位年近六旬的老汉走了进来,头戴破帽子,上身穿补丁棉袄,下穿扎腿棉裤,腰束大带子,地地道道的豫东农民打扮。

魏凤楼挪过椅子:老人家您请

坐。您贵姓啊?

老汉:我姓张,穷人家没有大号,因为我排行第四,大伙都叫我张老四,音一转,就成了张老实啦!

魏凤楼:哦,您老人家找我有啥子事啊?

张老四欠了欠身子,压低声音反问道:刚才有个一只胳膊的人到您这儿来过吗?

魏凤楼:嗯,来过。他说他叫王甲志。

张老四:我就是想给您谈谈这个王甲志的事儿。他家原先也是财主,他父母下世后,这小子吃喝嫖赌抽老海,把家业踢腾光了。发黄水时,他到外面当了中央军,被八路打断了一条胳膊,跑了回来,孤身一人在集上摆个小烟摊,人们叫他“一只手”。(停顿了一下)他有个表哥叫贾晓贵,仗着有钱有势,横行霸道,无恶不作,人送外号“贾小鬼”。日本鬼子来时,贾小鬼当了汉奸,手里有五条人命。鬼子投降时,他窜了个。后来又听说他在中央军里当了什么大官。

魏凤楼听到这儿,站起来,倒了一杯水,放在张老四面前。

张老四挪了一下茶杯,接着说:俺家和“一只手”家一墙之隔。昨天半夜我起来撒尿,听见有人腾的一声跳到他的院子里。我扒着墙头一看,只见那人身背小包袱,短粗个头,很像是“贾小鬼”。(画面)

魏凤楼:哦,后来呢?

(125) 待续